

背山工

◎唐雅冰

青城山的初春依然寒气逼人，风不友好地入侵衣领、袖口等一切有缝可乘之地，裸露的皮肤更深切地感受着春寒料峭的滋味，可这一切，都抵挡不住一颗跳跃的心对一座名山的向往。抓住假期的余额，我汇入浩浩荡荡的登山“大军”，与其说是想用脚去丈量一座山，倒不如说是想驯服一身的赘肉与一贯的惰性。

为了错过人流高峰，我与友人起了个大早，与太阳同步赶到山脚，殊不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山门前，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口音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扬起手，与大山友好地打个招呼，我们兴致勃勃地开始登山。身畔人来人往，有健步如飞的小青年背着旅行包轻装上阵，迅速地擦肩而过；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戴着帽子，系着围巾，全副武装地缓缓而行；有摄影爱好者举着相机、手机，边走边把美丽的风景定格；也有活泼可爱的儿童蹦蹦跳跳数着脚下的石阶，在大人一声声叮嘱中走走停停。

从“西蜀第一山”牌匾下入山，在“青城山”三个大字下留一个影，我们便暂时成为了山的

一部分。时间充足，行步从容。山间鸟鸣阵阵，古树参天，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地下影子斑斑驳驳。回归大山，心逐渐野起来，踩着地上的影子时而疾，时而缓，任性地变换着节奏前行。孰料未走多远，汗水便开始从后背爬上额头，脚步也不再轻盈。抬头看看前面，蜿蜒的小道一眼看不见头，山顶隐没在云雾之中，不知何处是终点；再瞧瞧身后，人头攒动，有人的衣服从身上移到了腰间，有人从路边买了雪莲果边走边啃增加能量，也有人与路边抬滑竿的人讲起了价钱。我与友人择一小亭坐下，让开始酸胀的腿得到短暂休息。

突然，一个身影映入眼帘。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率先冒出一袋捆扎得结结实实的蔬菜，接着一颗略秃的头顶穿过人缝露出来，随即我便看见了那个人的全身。他微微佝偻着身子，拄着一根木杖，上身穿红色长袖绒衣，绒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短袖毛衣褂子，下身穿一条灰色裤子，裤管挽在小腿处，露出里面同样挽起的红色绒裤。在悠闲的人群中，他背着一大背超出身子许多的蔬菜，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他所经之处，游客都自觉地为 him 让出道来，朝他投去不同的眼神，而他目不斜视，专心看着路面，一步步朝上走着，木杖与地面接触，发出“咚咚咚”的声音。他离我越来越近，我听见了他沉重的呼吸，也嗅到了他浓重的汗味。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听见他嘴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原来他在小声地为自己喊号子加油。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冯骥才先生写的《挑山工》一文，原本我以为挑山工已打上时间的烙印留在了故事里，谁知，却真实地与之在青城山相遇，而这一次，是背山工。

跟在背山工后面，随着他的节奏前行，一双穿着黑棉袜、黄色帆布胶鞋的脚，在我眼前一次次努力地抬起，又一次次沉沉地落下。我看见了小腿，很瘦，但很结实。每次他的脚板与青石阶接触时，小腿上便鼓出一条条蚯蚓般的青筋来。

走出一段路，也许是累了，他小心翼翼地 把背窝靠在一道斜斜的坡上，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脱下毛衣褂子搭在肩上。趁他喘气休息

的间隙，我追上去与他聊了起来。

“师傅，您这一背大概有多重？”“150斤。”“那背这一背能挣多少钱？”“60元。”“您每天要背多少趟呢？”“有时候两趟，有时候五六趟。”“您多大年龄了？”“我68岁了，已经背了二三十年了。”

68岁，每天负重往返于山间，我不由对面前这个个子并不高的汉子肃然起敬。为登上这座山，游客坐了观光车又坐缆车，还会叫苦叫累，并不断补充水与零食；他却背着超过自己体重、超出自己身高的物资，用双脚一遍遍地丈量陡峭的山路。他，背出了我们所走的栈道，背出了脚下的石阶，背出了山间小餐馆里的美食、背出了一座山的温暖……

就在我沉思间，那位背山工已经再次出发，朝山上走去。透过他湿透的后背、沉稳的步伐，我仿佛看见，一桌桌香味四溢的饭菜，就在山上等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此后的登山之路上，我分明感到风渐渐有了暖意，慢慢拂去了我内心的那份焦虑与浮躁。感谢生活，感谢那一位不知名的背山工。

耙耙柑中的烟火气

◎韩虹

已是晚上八点，如往常一样，两点一线的下班路上，路灯昏暗，思绪如这夜幕，不断发散。

这段时间气温反复无常，晚上还有些冷，在外面行走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小区左拐五十米处常来的几个水果商贩，近几日也会早些收摊回家避寒。

家里的水果剩得差不多了，不知道他们今天已经走了没有？

这样想着，车便已经快开到小区门口，意外发现那几个水果商贩仍在。心中有些欣喜。但这个位置调头有些麻烦，我索性将车暂时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下车后走了过去。

为了节约时间，我一边走向水果摊，一边用目光筛选那些摊上有没有我爱吃的水果。还没等我选好，就看到一个小哥在整理货车，

看样子准备收摊回家了。仔细一看，我爱吃的耙耙柑要走了！我心中一急。刚想张嘴叫小哥等一等，就听见邻摊大哥叫他不要这么早回家。我也不想他马上回家，于是加快了步伐。我冲到他面前，赶紧问了一句“耙耙柑怎么卖？”手上扯来一个塑料袋，一边筛选，一边装袋。

邻摊大哥见状，打趣小哥：“看到没？这是不让你走啊！”我自认为邻摊大哥说得有道理，换作是我，我就不走了，说不定等下还会迎来不少生意呢。

小哥笑了笑，说：“老婆在家带孩子辛苦了，我要早点回去，让她好好休息一下。”话语间，透出一股子温馨与满足。想必，于他而言，家中的那盏灯火重于千金。

邻摊大哥也没再作挽留，只说“那就给顾

客选最好的。”我们仨便一起挑选了起来。

我选完水果付了款，小哥一听到小喇叭中微信到账的提示音后，立马跳上驾驶位，发动车辆，似离弦之箭飞快而去。车上的耙耙柑被震得一蹦一跳的，活脱脱像多日未见妈妈且马上就能见到的小孩。

我虽与小哥只有一面之缘，却仿佛看到了他生活的全部，看到了他老婆的温柔一笑，看到了他的孩子的可爱模样，也看到了他们的爱与温暖。

我长舒一口气，感慨并庆幸这世间的温情，并也像那车上的耙耙柑一样，带着微笑，一蹦一跳地上车回家。剥开我最爱的耙耙柑，拿起一瓣放在嘴里，慢慢回味。

裹挟着人间烟火气的耙耙柑，确实更甜一些！

黄昏里的裁缝铺

◎刘强

工业区外的街道边有一个裁缝铺，一台老式缝纫机被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人踩得上下起伏，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像在跳一曲欢快的舞曲。缝纫机旁边，是一台修鞋机，一个木制箱子里放有小铁锤、鞋掌、鞋钉等工具和配件，木箱的盖子上摆放着布质的鞋垫，鞋垫上绣着“一生平安”等字样。显然，中年女人同时经营着修衣和修鞋两项业务。

这天上午，我拿着一双有些脱胶的运动鞋前来修鞋，女人正踩着缝纫机。

“老板，我要修鞋，这鞋脱胶了。”我用手指着鞋子的脱胶部位说。

女人抬起头，捋了一下额前垂下的头发，对我说：“哦，你不急用吧，能等到傍晚来拿吗？”我看向她的脸，发现她面色灰暗，略显沧桑，但仍透露几分秀气。

“这个很简单呀，用胶水粘牢就行了，为

什么要等到傍晚呢？”我有些纳闷。

“小伙子，你这是运动鞋，光粘一下穿不了几天又会开的，要上线加固。另外，我上午没空，要下午才有空帮你修。”女人说。

当天下午，我去拿鞋时，顺便带了一条刚买不久的牛仔褲，要挑一下裤脚。女人又告诉我，鞋子还没来得及修，至于挑裤脚，明天才能好。

我有些不悦，心想，你这工作效率太低了，怎么能做好生意？

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后又来到裁缝铺。只见女人系了条蓝色围裙，熟练地修着鞋。她的手上布满了老茧，似乎与年龄并不匹配。地上摆着很多鞋子，男式女式均有。一旁的缝纫机头被放进了机肚，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趴在机台上写作业。

女人发现了我：“不好意思啊，耽误你穿了，鞋子和裤子都好了。”说完，女人起身把修

补好的鞋子和裤子分别递给了我。我检查了一下鞋子，除了用胶水粘好外，还用尼龙丝绳缝补了两道，手工很精湛，像是镶了花边。

“你手艺很好，就是要让客人久等。”我说着，付钱给了女人。

“没办法呀，我一个人带孩子，还要挣钱养家。你看，女儿刚放学，我不放心将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只能把缝纫机当书桌啦！这个时段，我是只修鞋，不修衣服的。”女人叹了口气说道。

我瞬间理解了女人，并肃然起敬。

这一台缝纫机，是母亲谋生的工具，缝补了岁月的创伤，缝制着母女的幸福；又是女儿学习的课桌，一支笔记录了别样的童年，刻下了成长的印迹。夕阳透过楼宇空隙洒下金辉，晚霞满天，母女俩都认真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我默默祝愿春光常在，让裁缝铺的每一个黄昏，都充满温馨与美好。

擦树之春

◎谢友建

擦树之春
略带寒意的东风，
吹过浓浓墨笔绘就的擦树梢，
山野间，绿意浓起来。

新叶带着睡意，
倦倦地舒展，
迎来欲滴的朝露，
闪烁晶莹剔透。
阳光洒落金辉里，
在山间如孩童欢快地奔跑。
擦树影变成了时间，
舞起翩跹。

枝头不知名的雀鸟，
语声脆落，
唤醒沉睡的山川。
擦树花团中，
黑凤蝶沉迷在鹅黄色的世界，
绕弯绕弯，
嬉戏着只有自己才懂的欢喜。
花蕊的芬芳从八方溢出，
如淙淙涧水，
流入我这个尘世之人的心扉，
春意盎然。

踏着山间小径，
岩石上或躺着一身薄青苔，
或积着去岁冬日的旧灰。
寻擦树，就是觅春的颜色。
绿意浮满目光，
抛却红尘一霎的烦恼。
春风轻拂擦树身，
树如二八少女，
摇曳生姿展示妙龄的风韵。

一株向阳的擦树，
默默凝望着山野，
见证又一年春的到来。
岁月静静地随着溪水流淌，
邀来蜂蝶和雀儿，
做客幽深的山谷，
守住四季的时光。

愿得此间长相守，
共赏春光无限好。

故乡的诗行 (外一首)

◎杨明军

思念浸泡的记忆，
是故乡无法泯灭的过往，
遥望颠沛流离的旅程，
久违的眷恋油然而生。

走近热爱的泥土和秧苗，
将期盼的种子植入梦中，
让溪水沐浴的乳名有所安放。
鸡鸣狗吠的接力，
是故乡不绝的烟火。

枫叶遮盖的门楣，
总是在枕畔串起辛辣的泪珠，
摇摇晃晃的风筝，
是我踉踉跄跄的脚步。

故乡是一块疼痛的伤疤，
每当阴雨的日子来到，
发聩已久的乡愁，
就会在刹那间泛滥喷涌，
而蓄满牵挂的杯盏，
更是督促我一饮而尽。

风筝里的乡愁

温馨的场景时隐时现，
记忆里的风筝呼之欲出，
起源于泱泱游子，
翱翔于悠悠天空，
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用浓浓的乡愁放飞思念，
这些仪态万千的美丽倩影，
步履轻盈，仙气飘飘，
对故土的熟恋忠贞不二。

一颗漂泊流浪的心，
牵着泪珠的丝线重返童年，
时光静静流淌，
柔情百转的风筝，
定格了一生的仰望。

一幅以风筝为主题的精美画卷，
融于我痴情的笔端；
一曲以期盼为旋律的不老绝唱，
叩着我脆弱的心弦。

似水流年，风霜雨雪，
蝶舞的风筝越飞越高，
高过我们人生的四季，
高过我们心灵的山岗。



一江春水 孔祥秋 摄